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 评论

一部《望郎归》，半部南曲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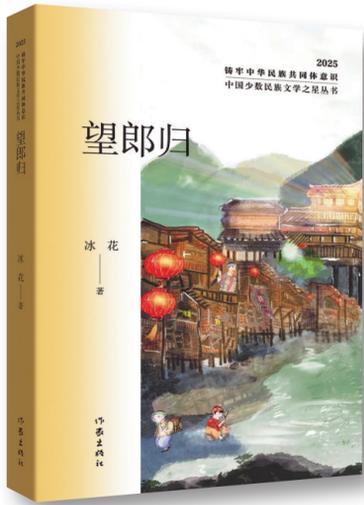
□刘醒龙

说起来,已经有30多年了,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一首小诗,被深深感动,往后就再也没有忘怀过。小诗的作者是一位来自清江边的女孩,《望郎归》的作者冰花也是清江边的女子,如此,我早就与她有一种隐秘的关联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有千年历史的龙隐古镇,忽然湮没于200米深的清江下。几十年后,这座消失的古镇,被人用文学的方式重新带回这个世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冰花用她的文笔,将土家族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曲,描写得春花红灿、秋叶苍黄,一如山巅雪景,又似江中放舟。

在源流上,南曲并非土家族“土”生“土”长的戏曲,其主要曲牌源于明清俗曲,部分曲调来自江南吴歌杂曲。南曲传入长阳,在长阳这方沃土上,土家族人凭着一把三弦、一副檀板,闲云野鹤般地相互唱和。更有意思的是,长阳南曲历来无专业艺人,依靠挚友相教或子从父学世代相袭,从未消失,并成为高雅的弹唱艺术。

冰花的小诗,讲述了长阳南曲仅存的一支北调《望郎归》的曲调,以及将这首老曲唱得哀怨欲绝的田晓红。裹脚的田家小姐田思云因家道中落被迫出嫁,不堪受辱后毅然出走,最后投身革命、壮烈牺牲。她的遗孤春生在神女寺长大,后流落到龙泉湾开药坊的覃家。春生与覃家小女因南曲相爱,度过虽然动荡但是朴实纯净的一生,他代表着老一辈南曲艺人身上遭遇而安、乐天知命的纯真浪漫。春生暮年得知身世,将一曲新编《望郎归》唱得荡气回肠。春生的儿子渠生经历了热火朝天的时代,改革开放后,趁着时代的浪潮外出挣钱,年过五十,重新唱起南曲,渐渐悟出父亲身上那些贤良方正的本色。他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寻找田思云留下的老三



《望郎归》,冰花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0月

弦,不惜被骗欠债、妻离子散,最终在南曲兄弟的帮助下渡过难关。田思天的曾孙望郎与父亲一道,送田思天的骨灰回乡,从而与渠生结缘。故事的结尾,望郎跟着渠生学唱《望郎归》,用一首古老的曲子,延续着先辈人生命的“根”。小说以渠生写信给田家后人望郎,欲将老曲《望郎归》传承下去的故事为切口,综合运用嵌套、重奏、参差等多种方式,精心营构一个历史与现实双线交叉的叙事框架,环环相扣,恰如贯穿全书的这首南曲,婉转盘旋,将那亘古的情思悠悠飘到空中,再悠悠落入江里。一曲虽罢,余音不绝。

冰花有意在小说里引用了不少原汁原味的南曲

唱词。流传百年的南曲,早就在民间开始其“经典化”过程,难得的是作者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叙事语境。“悟到这层奥妙,紧绷的身体才能舒展,甚至舍掉,当你舍掉这身臭皮囊时,灵魂就会变得轻盈,飘飘悠悠地飞起来……飞在半空中的渠生看到玉带子似的一江水,曲曲折折,弯弯绕绕,奔向远方,那曲调就悠悠扬扬,多了一层缥缈的韵味;看到怪石嶙峋的山峰,同山里汉子脊梁一样厚实,直直插入云霄,那曲调就铿铿锵锵,多了一层厚重的力量;等他的目光再落到山腰上、山洼里,层层叠叠一块一块的梯田,满眼金灿灿的稻黄,恰如镶在天边的朵朵云彩,又让他的唱腔透出几分心旷神怡的清香来。”

常言道“戏如人生”,当徐家的遗腹子养到三岁夭折时,田晓红抱着尸体悲怆地唱曲,“她的腔调越来越快,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碎碎地往回弹,欢快极了,她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血红的笑意……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厉,仿佛三千匹素绸同时被弯刀割裂的嘶吼,布满漫天飞扬,下起一场六月的雪”。有这样的句子贯通全篇,小说的情绪再也没有铺陈不开的窄口了。

一部《望郎归》,半部南曲史。

好的写作者,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和写作对象融为一体。冰花的书写就是如此,她记得并懂得如何植根于供奉她的乡野。而我更相信,通过对南曲的书写,冰花会对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像南曲一样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记住有更深的体会。

我还想说的是,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世代相传的薪火。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深刻表现时代性的文学当然不会例外。当受到全新时代的强烈撞击之时,文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更需要做到人文品格上的坚守。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赋。

与冰花及其他年轻的写作者共勉。

(作者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 创作谈

在五月那个阳光铺洒一地的午后,我得知自己的作品入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时,百感交集,竟至泪涌。现在想来,泪水里藏的,原是一份“被看见”的悸动。我如一朵开在幽寂山谷的花,不经意间被一缕阳光轻轻拥入怀中,那种感受恰如王阳明所言,“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望郎归》里所写的长阳南曲,素有“郁香的山花”之誉。它藏在鄂西南生生不息的山水万物里,映照在万古千年的日月轮回中,偃着土家人的树斝子火,听着讲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古”,在烟火日常里静静开落,无人刻意言说,却默默暖着日子,“与汝心同归于寂”。

直到我真正走进南曲的世界,才发觉这幽微旋律中,竟蕴藏着如此滚烫的光芒。

我看见,双腿站不起来的老艺人,生命走向落幕,念念不忘的仍是要找到老曲的传人;我看见,被青烟熏得黢黑的土墙上,挂着蒙尘结网的老三弦,再也唱不动的老人忆起当年弹唱的时光,眼里突然燃起簇簇星火;我看见,沉没的资丘古镇上方,“新桥”亦已斑驳,有人往下探望,试图打捞沉入江底的千年历史;我看见,夜色隐没山脊,月亮悄悄爬上老屋青瓦,听着丝弦一挑,南曲如水波蔓延,它便一寸寸在稻场上舒展……

就在这些瞬间,凋零或盛放的生命,消逝或磋磨的岁月,日月山川、前尘今世,全都融为一体,化为我心中最踏实的温柔。

于是,我写下这个传承百年的故事。故事里,田思天和田晓红的爱情干净却遗憾,令人唏嘘;田思云的奔赴,悲情而壮烈,令人动容;春生和渠生贤良方正的秉性,令人敬重。而最让我牵念的,却是茂生这个配角。他的命运如同一棵狗尾巴草,幼年失母,少年丧父,十几岁时便扛起一个男人的担当。因为身体原因,他先后被两个女人抛弃,落得孤身一人。可他偏是最乐观的土家族汉子,披星戴月地干活,换那碎银几两;缠着春生学唱南曲,只因啜出了不一般的滋味。这个曾经的赶仗帮手,见到解蛋的母鸡竟红了眼,在窗边给它搭窝,看着它代代繁衍,那是他心中不能愈合的隐痛,也是他对生命最柔软的共情。他的灵魂,最终隐入老屋推倒的尘烟,老伙计们弹三弦唱南曲,趴在窝里的母鸡咕了几声奋力飞到空中,送他最后一程……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父亲的影子。他年轻时不着调,年老抠门又暴躁,我曾心生鄙夷。但他去世后,我开始一点点拼凑他留下的印迹。他当过瓦匠,一夜可以砌一口大灶,70年代率先学建沼气池;搬到镇上后,他开饭馆、养猪、酿酒,满心想着建立自己的产业;后来再搬到农村,他开荒地,精心打理橘园,供我们兄妹上大学;晚年,他在山坡上种树,盼着十年后发一笔横财。直到骤然离世,他终究只是个两手空空的老农民。

起灵的那个清晨,父亲的棺材前冻僵的花蝴蝶突然活了过来,扑棱着翅膀飞向天边。他们都说,父亲来世会变成一朵花。他爱花草,爱唱歌,爱做梦。这种热爱,是他战胜苦难的力量,也是流在我骨血里的基因。

在我的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凡人很多,他们都在努力地生活,谱写着自己的“南腔北调”。我的文字,于这些被忽视、被遗忘的生命而言,或许就是一种“看见”。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因为被看见,也会感到幸福吧。

被“看见”的幸福

□冰花(土家族)

■ 创作谈

于我而言,写散文从不是为了迎合他人,而是纯粹的自我取悦与生活存档——把流淌的日子凝固成文字,把细碎的感触沉淀成印记。每完成一篇短文,我的心底都会涌起难以言喻的雀跃,那是确认自己未曾虚度光阴的踏实,是与生活温柔对话后的回甘。

我是一名扎根高原的基层语文教师,教书育人间隙,总爱将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铺陈成文字。我告诉学生们,写作从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真诚地与世界、与自己对话。课后操场边的草木、与同学的趣事,对遥远故乡的思念,都是值得记录的素材。每当这时,孩子们眼中总会泛起亮光,那光里有对文字的崇敬,更有对生命的热爱。课下,总有学生羞涩地递上自己写的短文、小诗。看着他们笔尖下的纯粹与热忱,我深知,作为语文老师,我不仅传授知识,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生活、记录美好的种子,这便是我职业里最珍贵的成就感。

2018年,我调至拉萨工作,从此,生我养我的老家便成了地图上的“他乡”。加之双亲早已离世,我彻底成了故乡的匆匆过客,那些深埋心底的思念,便如高原的草芽般,在每个寂静的夜晚悄然萌发。我深爱那片土地,爱它冬日里呼啸的寒风,裹着童年奔跑的笑声;爱它秋日里萧瑟的草木,藏着田埂上的拾穗记忆;爱它春日里飞扬的沙尘,带着泥土的湿润气息;爱它蒸蒸日上、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富足。在我心中,这些都是最鲜活、最珍贵的生命片段。当我把这份绵长的思念融进文字时,忽然惊觉自己早已不再多愁善感,而学会了用一颗感恩、平和的心,回望故乡的岁月悠长。故乡,最终在我的文字里沉淀成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它值得我用一生铭记,它的未来更让我满怀憧憬。

把流淌的日子凝固成文字

□其米卓嘎(藏族)

在拉萨,我遇见了一群来自阿里的孩子。他们澄澈与纯粹,热烈得像燃烧的篝火,善良得像未被惊扰的湖水。他们用最本真的模样打动我,温暖我,正是这份纯粹,让我真切领略到为人师者的幸福感。我记录下我们师生间那些细碎却动人的瞬间:课上他们恍然大悟的眼神,课下递来的一杯热水,犯错后真诚的道歉,教师节时用心准备的仪式感……每当伏案书写这些片段,我常常热泪盈眶。

初到拉萨不久,我的女儿突发大病。那个平日常活蹦乱跳、笑声清脆的小女孩,一夜之间变得憔悴虚弱。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幸击垮了,却又不得不逼着自己坚强。无数个深夜,看着女儿沉睡中依旧蹙着的眉头,我反复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女儿?”痛苦难以排遣时,我便趁着女儿熟睡,在灯下看书、写字,把那些无法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的煎熬、恐惧与期盼,一一诉诸笔端。在倾诉与记录中,我慢慢学会了直面苦难,学会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更学会了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生活。

我的人生边界也在悄然拓展——我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与校园的小天地,而是慢慢走进了更广阔的社会。我敬佩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他们年复一年重复着单调的生活,只为给家人撑起一片天。他们汇聚成了推动这个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

这些年的经历与感悟,最终都沉淀在了《八廓街的慢时光》里。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对生活的真诚记录、对情感的真切抒发。它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与故乡的对话、与学生的对话、与生命的对话。未来,我依然会继续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与感动,让每一段时光都留下清晰的印记。

■ 评论

朴素的叙述与情感的力量

——读其米卓嘎散文集《八廓街的慢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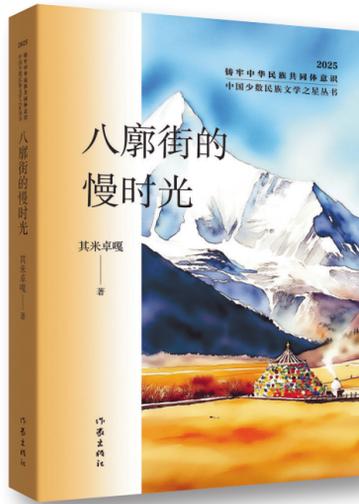
□吴昕孺

教育是一门表达的艺术,除了“能说”,“会写”也理应是题中之义。应该说,一名教师,或多或少都应该是一名写作者。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喜欢写、坚持写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2019年,我与其米卓嘎结识。她发给我的第一篇作品是《记忆中的小桥》。这篇散文写得十分自然,仿佛一条悠悠流淌的小河,作者用文字在这条小河上架设了一座记忆之桥、情感之桥。多年后,其米卓嘎又给我发来一篇作品《丝丝沟的惊喜》,它的开头就很让我喜欢:“那是一个初春时节,大地开始敞开心扉,风儿在耳边低声呢喃,没有比那一片开始萌芽的嫩草更动人。”我到过西藏,知道在雪域高原,一棵草的萌芽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早春寂静的村庄,深藏着春天欢腾的喧哗,如果没有诗意的敏感,没有对万物生发的欢欣,没有对一切卑微事物的呵护与关切,这样的句子就不会自然而然地来到她的笔下。

其米卓嘎散文最大的特点是真——写真事,抒真情,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因此,她素朴而生动的叙述里,总有一种情感的穿透力。例如,《父亲》写的是父女冲突,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到外地求学,但女儿看世界、求知识的意愿更强烈。在文章中应该如何表现、处理这种冲突呢?其米卓嘎抓住了一个极为普通的生活场景来展现:雨后的清晨,父亲为“我”擦拭脏污的鞋子,而“我”却避开了。这对父女虽然没有妥协,却都在内心深处与对方达成了和解。最终,父亲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女儿,女儿也得以外出求学,学成归来成了一名老师。

其米卓嘎的文字表现力不仅体现在描写和抒情上,更难得的是她总能呈现自己的思考。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生存。”如果仅仅为了生存,人类就不需要文学和哲学了。我们阅读和写作皆源于问题导向,源于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探索



《八廓街的慢时光》,其米卓嘎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0月

与追问。其米卓嘎对祭拜山神的古老仪式中,联想到一个地域留存久远的文化底蕴和风俗习惯,连太阳都感到疲惫了,村民们依然在一年年的期待中铸就着热闹与欢悦。人类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慢慢地,又积淀着某种超越大自然的力量,从而形成自己的风俗与文化。

她通过自己生育女儿的经历,不断思考生与死的关系:“死亡是密布着恐怖的黑洞,是宇宙中的深渊,你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才能靠近它。”生死是人生的大关口,只有看透死亡的真相,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好、更自在。

就这样,经历了纷纭世事,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读了一本又一本书,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后,其米卓嘎终于找到了一个词,这个词既是她为人处世的法则,又是她安身立命的密码——恰当。

对我个人而言,其米卓嘎的散文还有一重意义——它是一个文字版的西藏。2008年,我独自进藏,登布达拉宫,游纳木错,遥望南迦巴瓦,问鼎珠峰大本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去了雅鲁藏布江峡谷下的藏族同胞家,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了一次藏族人家的生活。那些略微遥远却无比美好的记忆,在阅读其米卓嘎的作品时被一一激活。

在《祭拜山神,古老的仪式》一文中,其米卓嘎写到藏族人家专门为祭拜山神盖的那种一米高的小屋:“小屋像是刚从土地里试着爬出来的,探出头和面孔,身体和大地融为一体。一排可以摆放供品的台子像眼睛一样横在小屋中间,这让小屋乍看像人的面孔,又似乎缺少了鼻子和嘴巴。”我在林芝的藏族村落里看到过这种小屋,当时惊讶于它们酷似我们湖南乡下的土地庙,只是我们的土地庙形制相当,大小却不一,大的两三米高,小的只有一个神龛那么大,而我看到的藏族的山神小屋几乎一样大。我从其米卓嘎的文章中得知,藏族祭拜的山神,其实就是土地神。大约是因为西藏无处不是山,山神与土地神已完全合二为一。

是的,每一个写作者都会通过观察、阅读和思考,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隐秘而温馨的存在。这也正如其米卓嘎在《八廓街的慢时光》中所说的:“我很享受这样独处和随意联想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会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欣赏那里的繁花似锦,触摸那里的坚强善良,才会发现即便经历生活的鞭打,我仍旧热爱生活,心怀希望。”

(作者系作家)